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文化视野

2026年9月4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:边强

8

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



在诗集《风在拐弯处》中,所潜藏的对个体经验、民族经验和人生经验的统一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反哺故土、传递心灵柔软与灵动的过程。其实,牧之的诗歌创作一直是一个慢热的过程,他对诗歌的钟爱是一以贯之的,这让他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热情。同时,他喜欢安静地沉浸在自我提升的氛围之中,这让他

喜欢牧之的诗歌,喜欢他的诗歌中淡淡的抒情气息。读他的诗,宛如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,分享他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,看他让诗意在瞬间绽放。作为布依族诗人的优秀代表,牧之的诗歌中包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和精神脉络。

《风在拐弯处》是“贵州诗人丛书”第二辑中的一部,其中的每一首诗我都曾读了又读。家中孩子有时候和我一起阅读,遇到喜欢的诗,他还会抄在笔记本上:“落在地上的桑叶,挣扎着嫩芽和

——读牧之诗集《风在拐弯处》 精神向上,姿态低垂

◎周维强

诗评

花朵/与一阵阵拐弯的风揉进我们的血脉/转眼,又是杏花春雨的江南姗姗而来”(节选自诗歌《风在拐弯处》)。落在地上的桑叶、嫩芽、花朵、拐弯的风,这一连串词语的组合,其实营造了一种忧伤而悲怆的气息。自然界生命的凋零,从一阵风开始,从一枚落叶、一地落花开始,而一件事物的消亡必定会换来另一件事物的新生,于是,姗姗来迟的江南杏花春雨就是在拐弯处的风送来的新的气象。这首诗,诗人采用情绪递进的方式铺展开诗思,这也是牧之经常采用的一种叙述方式,不紧不慢,让整颗心安静下来。其实,他的这种写作方式,也暗合我对诗人写作方式的一贯要求,那就是,心必须安静下来。只有安静下来的心灵才是诗人真正的心灵;唯有在安静中,不凭情绪的巨大波动,其文字

《草堂灯影》一诗便以极具画面感的笔触,掀开了乡土记忆的帷幕。“母亲还在织补我的衣裤/父亲劳累的鼾声撞壁回旋”,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农耕时代家庭生活的温馨场景。油灯的“恍惚”与油烟的“缭绕”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写照,更成为精神原乡的象征——那些在油灯下聆听的

诗行里的山河与心灵

——读黎阳诗集《蜀道》

◎胡金旺

诗评

“声声入耳的教诲”,那些将“田间一株苗”视为“鲜活生命”的生存哲学,早已深深植入诗人的血脉,成为其精神根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而立于天地之间的儿啊/找不到回家的路”,这句呐喊直击现代都市人的心灵困境。当城市化浪潮将传统乡土秩序冲击得支离破碎,当钢筋水泥的丛林取代了田间地头的蛙声蝉鸣,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便成为漂泊无依的孤岛。但诗人并未沉溺于乡愁的哀叹,而是以“草堂的灯影”为意象,将乡愁转化为创作的

当钢筋水泥的丛林日渐模糊了地平线的轮廓,当电子屏的荧光黯淡了星空的璀璨,黎阳的诗集《蜀道》恰似一捧带着晨露的山泉水,在浮躁的时代里浇灌出一片诗意的绿洲。这部诗集以“蜀道”为地理坐标与精神原乡,用灵动的笔触串联起历史烟云、乡土记忆、自然哲思与生命感悟,在行走与吟诵之间,构建起一个兼具地域特质又具普世情怀的诗意宇宙,让杜甫草堂的灯火、武侯祠的苔痕、青城山的雾霭在纸页间氤氲开来。

壮胆的底料”,而刘秀、刘备在“杯中寻到自己的疆土”,更将权力博弈的严肃性消解为一场杯中的游戏。《杯中春秋》则进一步拓展了历史的维度:“性别在玻璃杯的皮肤上隐形/点

点春秋的动荡/只是举起的敬意的水线”,诗人以酒杯为喻,将历史的宏大叙事微缩于日常的饮酒场景。那些在史书中“闪光的重”与“悬念的暗”,在“相濡以沫”或“倾空过往”的饮酒姿态中变得轻盈可触。“皱纹是身体的生活之波”的比喻,更将个体生命的沧桑与历史的波澜巧妙勾连,暗示历史不仅是王朝更迭的宏大叙事,更是无数个体生命体验的总和。这种以微观视角观照宏观历史的写法,既打破了传统历史书写的庄严感,又赋予历史以鲜活的生命温度。

诗集中对自然意象的书写充满哲思意味。《夫妻树》中“一株黄葛树/依偎一棵攀枝花”的意象,既是对自然景观的描摹,更是对人类情感的隐喻。“一个挺直向上/一个攀缘不舍”的姿态,打破了传统爱情叙事中“郎才女貌”“比翼双飞”的浪漫想象,转而以“盘根错节”的真实状态,诠释了爱情中相互依存、彼此成就的本质。“没有一朵花开给无情的人”的断言,既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,也是对人类情感的期许——唯有懂得珍惜与付出,才能在生命的风雨中收获“般配”的风景。《春色满园关不住》则以迎春花为切入点,演绎了生命的轮回与新生。“从沉闷的往事中/散落脱胎换骨的记忆”,既是对自然时序更替的写照,也是对人生境遇的隐喻。李白归舟上的“断句”与汪伦诗行中的“思念”,将自然景物与文化传统巧妙勾连,使“春色”超越了季节的范畴,成为一种永恒的生命精神的象征。而“阳光照耀的身影/化成了/这一程山水的撑篙人”的诗句,则将自然的馈赠升华为精神的支撑,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深刻的共生关系。

《一条汹涌的河连着前世今生》一诗成为整部诗集的精神注脚。诗人站在“摇晃的记忆里”,抚摸着“流逝的枪林弹雨”,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思考生命的意义。十三根铁索连接的不仅是两岸的物理空间,更是“胜利的号角”与“生命的音符”的精神纽带。“保留间隙的木板/有风有雨”的意象,既是对客观存在的描述,更是对生命历程的隐喻——人生本就是充满裂隙的旅程,正是这些“间隙”让风雨得以穿透,让阳光得以洒落,让生命在挫折与希望的交替中不断成长。诗集中多次出现的“行走”意象,构成了贯穿始终的精神线索。行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换,更是精神层面的探索与成长。在蜀道的崇山峻岭间,诗人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行者,更是哲学意义上的叩问者——他在行走中丈量天地的宽度,在吟诵中探寻生命的深度,在历史与现实、自然与人文的对话中,完成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重塑。

黎阳的诗歌在艺术手法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质。其一是意象的多元融合,诗人巧妙地将传统诗词中的经典意象(如“油灯”“归舟”“蝉鸣”)与现代生活元素(如“玻璃杯”“电子屏”)并置,在古今碰撞中产生新的审美张力。其二是语言的陌生化处理,如“鼾声撞壁回旋”“光阴总是高度的”等表述,通过打破常规的语法结构与语义逻辑,赋予日常事物以新鲜感与神秘感。其三是节奏的灵动多变,诗句长短交错、平仄相间,如同蜀道的蜿蜒起伏,既契合诗歌的地域主题,又形成独特的音乐美感。

《蜀道》不仅是一部地域性的诗集,更是一部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哲学之书。黎阳以蜀道为起点,却超越了地理的边界,在历史与现实、自然与人文的交会处,为我们搭建了一座通往诗意栖居的精神桥梁。在这个被数据与快节奏裹挟的时代,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抵达某个终点,而在于行走中的观察、思考与吟诵——每一步脚印都是诗行,每一天的时光都是远方。当我们学会用诗意的眼光审视世界,便能在疲惫的日子里,发现藏在生活褶皱里的星辰与远方,让焦虑得以舒缓。